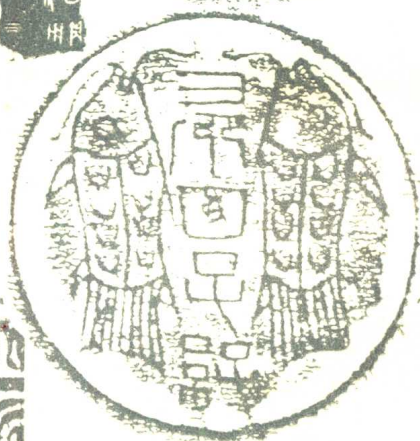


青島勝蹟集粹



青島勝迹集粹

青島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



一九八六年九月

青岛历史的见证

这是一本由全市文物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介绍青岛地区历史胜迹的资料汇集，也是他们自建国以来坚持长期艰苦的野外普查和对遗存文物研究的结晶。它以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史料和现存的遗存胜迹说明，青岛，不仅以它的山水秀丽、气候宜人和多彩多姿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而且也以它曲折复杂的历程和众多的著名的历史遗存胜迹，更具吸引力。

建国以来，经过全市文物工作者的普查和发掘，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摩崖刻石和近代革命遗址一百五十五处，各种珍贵文物二千余件。目前，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五处，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五十二处，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九十八处。

这些现存的历史遗存胜迹，以至一景一物，都可以使我们上溯到遥远的古代。当然，对于延绵几千年历史邈远的追索，是为了今天和未来。如果说，我们追溯的历史是一道汇流，那么，我们就是要在这一脉流程中，去追索它是怎样的时断时续、时宽时窄、时急时缓地流到现代的大地上。这样，我们才能推知它又是还要怎样的流向未来更广阔的大海。

被崂山、大泽山、大、小珠山嵯峨的群峰、嶙峋的岩壁和浩渺的黄海所环围的青岛，原是在距今一亿四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发生在胶东古陆上的强烈活动，喷发出的大量岩浆堆积而成的一座孤岛。以后，随着地层继续发生的断裂，形成了规模较大的锥形盆地，盆地日渐加深，成为胶州湾。今天，在崂顶岩石上留有海水潮汐的蚀痕，在即墨县马山的石头上残附着牡蛎的皮壳，即是明证。

在北京自然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具在青岛附近出土，被命名为「青

岛恐龙」的化石，科学家们估计它活着的时候，体重有二十至三十吨。它的生活时代约在七千五百万年前，这充分说明，青岛在地球历史上的白垩纪晚期，已是水草丰盛、生物众多了。在胶南县发现的一批纳玛古象（是根据印度的「纳玛河」河谷第四纪沉积中发现的一个古象头骨命名）骨骼和白齿、披毛犀牛牙齿、野猪牙齿、犬牙齿及羚羊角、鹿角等古脊椎动物化石，也说明在距今数万年至十多万年前，大珠山一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着肥美的草原和湖泊沼泽，很适宜于生物的生息繁衍。

到了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东夷的原始居民就在青岛地区集群而居了。先民们选择依山傍水，地势较高的台地栖身，他们已懂得并开始采用挖槽起基的建筑技术，并在屋内挖窖穴贮藏粮食，他们已经用石斧、石锛砍伐森林；用石铲、鹿角锄收割庄稼；用夹砂陶鼎、鬲、甗煮饭烧水；用陶瓮、罐、盘储存和盛装食物；并开始

用粮食酿酒；用石、陶质纺轮捻线编织、用骨针、骨锥缝纫衣服了。这在即墨县南阡、北阡、东演堤，胶县三里河等十二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崂山县李家宅头、城子，胶县赵家庄，莱西县西贤都，胶南县向阳、西寺，即墨县石源及平度县三埠李家等近六十处龙山文化遗址，及出土的大量遗物中，都得到了科学的证实。现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黑陶高柄杯，就是胶县三里河出土的文物，它确能与蛋壳相媲美，这在我国手工制陶史上，是一件稀珍文物。可见，五、六千年前，青岛地区的原始居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磨掌砥足，进行艰苦的劳动，过着较长时期的定居生活。他们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据考古学家王献唐考证，即墨县南部的不其山，就是因上古时代，有民族和其族两个原始部落在那里聚居而得名。

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青岛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工作者

在平度县东岳石村，发现了一处古遗址，并发掘出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这批文化遗物的造形和风格，都富有地方特征，考古界称之为「岳石文化」。这类文化遗址除有平度东岳石村外，在崂山县西小水、北宅村、胶南县西寺，及即墨县、莱西县等地均有发现。它是夏代至早商时期，生活在青岛地区的古代东夷族所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

崂山县安乐村、东古镇、十梅庵，胶南县东皂户，莱西县南岚，即墨县西四舍，胶县西皇姑庵等遗址，和在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铜器、兵器、玉器和车马器等遗物，证实了在商周时期，青岛地区已进入到奴隶社会阶段。例如，在胶县西皇姑庵发现的三座小型奴隶主墓葬，大而深，不仅有一棺一槨，且有大量随葬品。而奴隶墓葬，不仅又小又浅，而且显然是把奴隶事先处死后再入葬，这就充分反映了奴隶社会对奴隶的残酷。

至春秋时，青岛地区属周分封的诸侯国齐国，并且当时的经济已相

当发达。在崂山县李村南庄出土的二百七十四枚齐刀币，就有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蜚法化、齐法化等五种。而在即墨县、胶南县、胶县、平度县、莱西县等县也均有齐刀币发现即为明证。

今天，在平度县马戈乡冢东村西山顶上的巍然一丘，是齐国「五子」之一宁戚之墓。宁戚是在齐桓公即位，开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强盛局面时，率齐兵进攻东莱时，途中死于这里的。他在齐国主管农业时，主张轻徭薄赋，为发展齐国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我们还可以从胶南县小珠山的峰峦之间，野草杂树丛中，看到有多处断壁残垣，这就是古齐长城的遗址，「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里以备楚。」它的全程长达一千余华里，在胶南县境内就有一百一十华里。

在齐襄王五年的时候，即墨故城发生了著名的「田单破燕」历史

事件。即燕、秦、楚、韩、赵、魏六国攻齐，在齐国存亡关头，即墨守将田单，用千余头火牛猛冲燕军，杀死骑劫，收复失地七十余城。几千年来，这一出奇制胜之战例仍为人们所传颂。

胶南县的琅琊，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为五大港口之一（余为碣石、转附、会稽、句章），南可控制吴越，北可夺取中原，西可进击秦晋。越王勾践灭吴之后，遂即从会稽徙都琅琊，并筑琅琊台，造望越楼。号令秦、晋、齐、楚四国君主至琅琊台上，举行盟会，足见当时其气势之盛。

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郡县制，青岛属琅琊郡所辖。秦始皇在十年间，五次东巡竟有三次登琅琊，他把三万户迁到琅琊山下，敕令夷平越王勾践所筑旧台，另筑新台，在台顶「立石刻，颂秦德」，现在，秦始皇石刻虽已毁，但秦二世刻石尚在，现在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展出。

今天，在即墨县田横岛上的「田横五百义士墓」，及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著名画家徐悲鸿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则记录了发生在秦末的又一著名历史事件：即秦末时，陈涉举义，反秦四起，诸侯自立，天下大乱，原齐国贵族田横随其兄田儋起兵，企图建齐，但被汉军所破，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人入海，居岛中。」刘邦称帝后，一次次诏之再诏，田横行至洛阳获悉刘邦之诏，旨在「斩头一观」，遂横刀自刎，岛上之五百壮士惊悉噩耗，亦集体挥刀殉节。其宁死不降的英雄气节，至今也犹被人们所乐道。

至汉时，青岛属不其县所辖。汉武帝曾到不其山「祀神人于交门官」，并在胶州湾东北角的女姑山上建祭天拜祖的明堂九所。汉景帝时，封其十二子刘寄为胶东王（亦称康王），正式建都即墨。康王死后，其子怕康王墓被盗，在六曲山上筑成许多大墓，其分布之广，规模之大，为我省之少见。东汉光武帝即位后，又封伏湛为不其侯，伏

湛受封后，世代相居不其，经七代传至伏完时，伏完之女伏寿就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皇后，就是著名的伏皇后，《三国演义》中有「伏皇后为国捐生」一章，颇为生动。现在，不其城旧址城阳一带仍有十来处高大的汉墓葬，据《即墨县志》说「城阳古不其城古冢八，相传为伏湛八代之墓。」此外，汉宣帝时的博士谏大夫，被誉为「九贤」之一的王吉，其子御史大夫王骏，其孙大司空、扶平侯王崇亦有墓在即墨。崂山县傅家埠之童公祠，原是为纪念不其县令童恢而建，童恢任不其县令时的许多执法廉明、多德政的事迹，虽经千余年，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在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提倡下，广泛流行。崂山县的法海寺，就是「自魏武皇帝创建」的一座佛教寺院，说明此时佛教已传入青岛。东晋安帝隆安年间，高僧法显自长安西行取经，游历三十余国，于义熙八年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经海道回国，不

期遇「黑风暴雨」漂流至崂山南岸登陆。现在博物馆内之四尊造型优美、雕刻精细、神态若生的北魏石造像，也可以看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施行后，在造型艺术上的反映。同时，北魏期间，我国书法正经历着由隶到楷的大变革。因此，北朝书法，以北魏为最高。平度县天柱山上的《郑文公碑》，则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变革的风貌，成为考据书法源渊的「国宝」。

至唐代，唐玄宗派王旻、李华周、孙昙等进崂山采药炼丹，将崂山易名「辅唐山」，于是，崂山道教得以兴起，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座名庵之说。道教在崂山日益兴盛，道场不断增加，成为我国道教的著名丛林。纵观崂山之道教，始于汉唐，盛于宋、元、明清不衰。

唐初，中朝、中日经济文化方面的友好往来日益加强，始在沿海重要口岸设市舶司，胶县之板桥镇由于「控东南海道，风飘信宿可至

吴楚」，「三日可抵明州定海」遂为北方唯一的海口。唐太宗征高丽时，就曾在板桥镇海域之唐岛驻蹕，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法师也曾到此。

入宋以后，宋与高丽贸易正盛，为了接待高丽使节和商贾，元丰三年于板桥镇筑城，建造富丽堂皇的高丽亭馆。苏轼于元丰八年途经密州，看到高丽亭馆的富丽奢华，知民之骚然，曾感慨赋诗云：

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柘萧条斤斧余。

尽赐昆邪作奴婢，不知偿得此人无？

元丰六年，高丽国王徽和世子勋先后去世，宋廷派左谏议杨景略和右谏议钱勰由板桥镇航海赴高丽参加葬礼，还朝后立海神庙于板桥镇。但是，岁月久远，佚之于史，庙的规模、造型已不得而知，今天我们只知明代在原来庙址重修之海神庙面貌了。

明太祖以武功定天下后，为了加强海防，上至京师，下达郡县，

遍设卫、所军事建制。明确规定「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当时，青岛属莱州府所辖，莱州府建有三卫、八所、七巡司、十六寨、一百四十七墩堡。青岛地区就有灵山、鳌山两卫，本书所收《灵山卫》和《雄崖所故城》两篇考证文章，详细地记述了这两处具有战略地位的海防重镇的当时面貌。至今犹存于今日黄岛区官亭村的《新开胶州马濠之记》碑，使我们了解到距今七百余年重凿马濠运河的情况。马濠既通，不仅缩短了南粮北调的航程，保证了海上安全，而且也为当时的黄岛地区带来过繁荣。现在，河床虽已淤平，不能通航，主河道开为经济开发区的井岗山路，但马濠遗址仍为一处重要古迹。

到了清朝，青岛作为港口的活动已经相当活跃。太平路天后宫内之同治十三年《修庙碑记》就记有「旅客商人云集于此」，从捐款名单看，有大商号和大船主几十家，可见当时之青岛口已是较为繁荣的海港口。清末，帝国主义纷纷入侵中国，强占土地。青岛因有天然良

港胶州湾，更为帝国主义垂涎。光绪十七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张曜视察胶州湾后，虽确认青岛为一海疆重镇，但仍将海军经费挪修颐和园，直至帝国主义瓜分形势日紧才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四营兵力移住青岛。其所建总兵衙门旧址，已为今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所代替，在前海修建的栈桥军用码头，经几次重修，已成为游览胜地和作为青岛城市的标志，所设置的四座兵营，多已不见，在青岛口、团岛修筑的炮台，也已废圯，只有广武中营被改建为今日山东海洋学院体育场。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竞相在中国夺占土地。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政府借口「巨野教案」，以武力侵占了胶州湾。于是，青岛沦入德人之手，德国帝国主义强占青岛之后，迅速在青岛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殖民统治机构，他们不惜以一百万马克修建的提督官邸，和以八十五万马克修建的提督府，以及花石楼提督别墅，就是他们企

图永远占据青岛的见证。德国帝国主义认为胶州湾扼黄海与渤海之咽喉，控华北之冲要，是他们在远东的重要立足点。所以又不惜动用一切财力、物力，修建了一系列军事要塞和炮台，设置的各种口径的火炮二百余尊，这些炮台，虽多毁于德日之战，但今日尚存的京山炮台、汇泉炮台，仍是德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也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日本取代德国，青岛又沦为日本殖民地。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青岛人民遭受沉重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无数中国人惨遭杀害，青岛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山东的两位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来到青岛建立党组织，一九二四年成立了中共青岛支部。在青岛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胶济铁路大罢工，在工人中秘密组织工会，领导了日商纱厂联合大罢工和轰

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青岛党的早期活动中，四方区海岸路十八号始终是中共青岛支部所在地，它是青岛党组织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

一九二二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以后，青岛全区域称「胶澳商埠」，一九二九年改为青岛特别市，青岛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这期间，许多在新文学运动中颇有影响的作家纷纷来到青岛任教，这些作家给青岛文化发展带来清新的气息，推动了青岛文化的发展。现在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闻一多故居」和「老舍故居」，就是对这些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们纪念。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青岛第二次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青岛人民又一次遭到残酷的镇压迫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青岛人民，除采取怠工、罢工、罢课等方式，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外，各县人民还进行武装斗争，打击日本侵略者。莱西县萌山区殉国烈士